

手語律師唐帥助聾啞人士維權 為無聲發聲 促公平公正



■唐帥在法庭上為聾啞人士辯護。受訪者供圖



■唐帥被拉進200餘個聾啞人微信群。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唐帥所了解的聾啞人，與大部分人的印象不同。在做律師之前，他曾經協助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負責辦理全重慶市38個區縣聾啞人刑事案件的翻譯和偵破工作，以及協助廣西壯族自治區和陝西省公安廳辦理複雜疑難的聾啞人刑事案件。接觸過大量聾啞疑犯的唐帥坦率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法治社會的光芒照射着大地，但是聾啞人卻被法治光芒甩在了陰暗的背後。

兩類型手語 存「雞同鴨講」

在內地，手語分為「自然手語」與「普通話手語」兩大類，聾啞人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自然手語」，「普通話手語」僅用於較為正式的會晤場合如法庭，聾啞人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相當一部分人看不懂「普通話手語」。在唐帥做律師之前，他

出生於聾啞家庭，父母均是因藥物失聰的後天聾啞人士，重慶「80後」青年唐帥的律師資格得來不易。執業六年來，他致力為聾啞人提供法律援助並幫助他們訴訟與維權，是目前中國第一位亦是唯一一位手語律師，並被評為「重慶好人」。他心中最記掛的，是全國2,700萬聾啞人，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身處遠離法治社會的荒漠。「頂着社會賦予『唯一』這個頭銜，我的壓力有多大你能想像得到嗎？」唐帥對記者笑着說，「但我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堅持初心，繼續走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

接觸了上千宗聾啞人案件，不僅沒遇到一個會手語的律師，甚至通曉「自然手語」的手語翻譯員都寥寥無幾。

根據中國法律規定，在處理聾啞人案件時，必須請手語翻譯員到場翻譯。而實際案例中，手語翻譯員大多來自特殊教育學校的教師行業，他們不僅對法律專有名詞知之甚少，且使用的大多為「普通話手語」。

「這就造成了手語翻譯員與聾啞人的交流完全不對辦！」唐帥情緒略顯激動地說：「但是手語翻譯員並不會將這些如實反映到公安機關或司法機關，這會令他們失去副業收入。他們只能連蒙帶猜翻譯聾啞人的話語。可這是法律！這關係到別人的生命和自由，就憑你猜？」

翻譯員瞎猜 致口供出入

唐帥回憶道，曾經有個80多歲的老人找到他，她的聾啞女兒涉及一樁刑事官司，且老人堅持女兒沒有犯罪。唐帥得知情況後，多方了解最終發現了案件的疑點，就

是手語翻譯員和聾啞疑犯的手語不同，存在普通話和地方自然手語的差別，導致筆錄內容和疑犯的真實意思表達有出入，為此，唐帥將此情況形成了辯護意見，檢察院對此進行了核查並予以採納，最終檢察院本着公平、公正，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對聾啞疑犯作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

增監督監管 免冤假錯案

有一次庭審，唐帥旁聽時直接打斷手語翻譯員的演示，指出對方偷工減料，完全跳過了「庭審規則和被告人所享有的訴訟權利」那一大段。翻譯員「喇」地紅了臉，從沒人這樣質疑過他。

「長期以來，法庭上手語翻譯這一環節都無人監督、監管，這會釀成許多可怕的後果，比如證據有誤導致冤假錯案，又比如手語翻譯員收受賄賂等。」唐帥直言，聾啞群體犯罪率居高不下，原因有二：其一聾啞人大部分是「法盲」，其二則是他們的法律維權之路太難導致群體性仇視司法。



■唐帥的聾啞人助理在線上幫助解答聾啞人法律諮詢。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唐帥辦公室堆積如山的案卷。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覺得，起碼在重慶地區，可以先成立起手語翻譯協會，吸納會使用自然手語的翻譯人才，再對他們進行法律、醫學、電腦等專業的培訓，包括專業術語的學習和解釋，讓他們傳達給有需求的聾啞人群體。而且，這樣的翻譯人才，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司法部門現在面臨的自然手語翻譯短缺、普通話手語和自然手語翻譯有隔閡的問題。同時，也希望手語翻譯協會能幫助制定手語翻譯行業的標準和規範。」唐帥希望，通過自己的呼籲和努力，能幫助聾啞人更好地參與法律、醫療、教育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育手語人才 破翻譯隔閡

唐帥舉例說，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機關辦理聾啞人刑事案件時，應該聘請通曉手語翻譯的人到場為其翻譯。複雜的訴訟程序只有這一條針對聾啞人士的法律條文，且通曉的標準是什麼也未有定義。

「我在重慶市『兩會』上提了建議，我



■唐帥演示自然手語。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

聘聾啞助手

「我一共有兩個微信號，每個微信號5,000個人，幾乎全是各地聾啞人，他們又把我拉進了200多個微信群裡。要在全國找一個聾啞人，就憑我一個手機，基本上都能找到相關的人。」唐帥拿着手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苦笑着說，當這個龐大的群體遇到法律問題，能無障礙溝通的執業律師，目前他所了解到的，只有他自己一位。

日接百求助 分身也乏術

每天向他微信求助的聾啞人不少於100名，他只能通過視頻一一解答，手語本身就比正常交流多耗費數十倍的時間，更何況相當多求助者問的都是法律問題。

唐帥已經連續幾年沒休過周末，幾乎每天面對卷宗（即案卷）和手機熬到凌晨。同記者見面時，他的衣服胸口處有明顯的污漬，頭髮也顯得疏於打理而泛油光，可他都沒心思管。

「我一個人服務2,700萬聾啞人，我不可能懈怠，但即使我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唐帥說，有一天晚上自己失眠，就翻出鄧小平紀錄片觀看，當他看到鄧小平對戴卓爾夫人說「港人治

港，50年不變」時，他忽然得到啟迪：如果能讓聾啞人士幫助聾啞人士，會不會效果更好？

不欲當唯一 壯維權力量

去年，他從重慶師範學院招聘5個聾人大學生。唐帥發給他們生活補助，讓律師給他們講課。如今，他們成了唐帥的助理，能在線上線下給聾人解答簡單的法律問題。「讓聾啞人幫助聾啞人，同時也給聾啞人一個學習和工作的機會，這是一件對社會雙贏的事情。」唐帥說。

媒體稱唐帥為「唯一的手語律師」，但他的所有努力，是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唯一」。

推視頻諮詢 象徵性收費

針對聾啞人文化低，唐帥還出資推出了「幫眾法律服務」微信公眾號，公眾號的功能是可以視頻面對面諮詢，以更便捷的方式給聾啞人提供更好的法律幫助。

按照《重慶市律師服務收費指導標準》，律師諮詢收費每小時500元至5,000元（人民幣，下同），而唐帥的公眾號針對聾啞人諮詢每小時僅收費不到20元。



■唐帥自籌經費製作的普法宣傳片獲極高點擊率。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拍片掃法盲 出錢又出力

當被問及微信公眾號諮詢收費是否過低時，唐帥苦笑着說：「賺錢？我做的這件事和賺錢沒有關係。微信公眾號的籌建和後期運營，我花費近200萬；我還自己出資拍攝了針對聾啞人的普及法律常識欄目系列《手把手吃糖》，上傳到各大視頻網站，拍攝一集大約花費6萬元……因此對聾啞人的法律諮詢只是『象徵性』收費而已。」

唐帥希望多為聾啞人做點「實質性的普法」。在《手把手吃糖》中，唐帥用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漫畫介紹什麼是「龐氏騙局」，他自稱為「糖」，使用簡單易懂的自然手語，希望節目就像糖果一樣，每個聾人都吃得下去。一期節目，唐帥要錄兩遍。屏幕左邊的他，穿黑色律師袍，說普通話。屏幕右邊的他，穿黑色休閒服，使

用自然手語。節目還配上了字幕和動畫，滿足聾人群體的所有需求。

「劫富」濟弱勢 良心作支撐

唐帥告訴記者，除了做聾啞人的辯護律師外，他還在當地刑事案件代理方面頗有名氣，「我常說我是『劫富濟貧』，找我代理的非聾啞刑事案件都是一口價，我把這些律師收入幾乎全部投入到聾啞人的法律援助中。」

做這些普法工作，幾乎佔用了唐帥的所有業餘時間。有時候，他感到難以為繼，「年輕人有的活動，自己幾乎都沒有」。車早就舊了，他捨不得換。支撐着他的動力只有一個——「假如真的就這麼一個手語律師，我不做，良心上過不去」。

北漂籌學費 絕境遇貴人

唐帥的成長經歷頗為坎坷，1984年他出生於重慶大渡口區的一個聾啞家庭，父母均是因藥物失聰的後天聾啞人士。因為父母的殘疾和貧困，他出生後就由外婆外公撫養，只有周末才回家探望父母。所幸的是，外婆外公很喜歡這個聰明的外孫，省吃儉用供他讀書求學。

獲借錢創業 賣盒飯大賺

「外婆生病了，卻不去醫院看病，買藥都捨不得，就為了留點錢給我讀書。」唐帥決定輟學北漂，靠自己賺到學費後再回來讀書。2004年，他背着背包獨自出發，在北京並未如願找到工作，身無分文的他，很長一段時間每晚只能露宿巴士站，迷茫時就在地下通道撿煙頭。走投無路時，唐帥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貴人」。唐帥意外認識了一名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借給他兩萬元讓他創業。唐帥在北外旁租了一間小屋賣起了盒

飯。生意出奇地好，每天校內的訂單雪花般飄來，僅僅3個多月時間，他就還清了「貴人」的2萬元，還淨賺近4萬元。

好心人光顧 常懷感恩情

2005年年初寒假前一天，唐帥特意到北外宿舍，欲邀請幫助他的朋友們吃頓大餐。豈料走進大樓後，卻發現每層的垃圾桶裡都有很多自家盒飯，「很多沒動過就被扔掉了！我不傻，瞬間就明白了原因。」原來，這些同學都為幫助他才光顧。他想，或許自己無法償還這些情誼，但卻能把它傳遞下去。

有了學費，唐帥2005年考進了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用兩年半時間修完4年本科課程。2006年獲得手語翻譯資格證後，又受聘於司法部門從事聾啞人士手語翻譯工作。懷着感恩的願望，做起了手語律師，「我幫助了聾啞人士，也是聾啞人士成就了我。」

籲成立協會 定行業標準

唐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一名同事與自己的外婆家住同一棟樓，他一個人加班時常常收到同事發給自己的視頻——從小疼愛自己的外婆拄着拐杖問同事：「我們唐帥回不回來？我們唐帥好久回來？」

「我外婆家離我辦公室只有5分鐘車程，但我也難抽出時間陪她。」唐帥嘆着氣說，「可即使我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這份力量也太過微弱，我更希望立法部門能把訴訟法中針對聾啞人士